

孤城闭

GU
CHENG
BI

下

米兰Lady——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城闭：全2册 / 米兰Lady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594-0954-6

I. ①孤… II. ①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9584号

书 名 孤城闭(全二册)

作 者 米兰Lady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策划 暖 暖

特约编辑 单诗杰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三 乖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毫米×970毫米 1/16

字 数 608千字

印 张 32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954-6

定 价 78.0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245 第八章

十二阑干闲倚遍

398 第十三章

角声吹落梅花月

278 第九章

谁堪共展鸳鸯锦

425 第十四章

长烟落日孤城闭

310 第十章

酒阑空得两眉愁

460 番外篇

沈郎归

340 第十一章

西宫南内多秋草

476 番外篇

醉花阴

369 第十二章

瓦砾明珠一例抛

第八章 十二阑干闲倚遍



【壹】贡举

嘉祐二年，公主年届双十，依大宋风俗，若女子过了这年还不出阁，便属婚嫁失时的老姑娘了。故此，今上开始命人准备公主下降之事，婚期定在下半年，而之前会先晋封公主，对其母苗淑仪，也会推恩进秩，迁其位分。

苗淑仪有望成为继张贵妃之后首位致身四妃之列的嫔御，这是目前愁眉深锁的她唯一稍感期待的事。自那日今上对公主一番长谈之后，公主不再对父亲为她安排的婚姻表示反抗，但随着婚期一天天临近，她情绪越来越低落，苗淑仪曾惊喜地向她提及今上欲风风光光地为她举行晋封册礼，这是国朝公主从未有过的殊荣，却都无法激起她一丝喜色。

今上没有忽略她的郁郁寡欢，也曾关切地问：“徽柔，你不高兴么？”

而公主只是摆首，轻声回答：“不过是终日无事，有些闷罢了。”

今上便微笑着建议道：“今年宜春苑的花开得好，你去看看吧。”

于是三月里，今上命邓保吉拨了数十名皇城司侍卫，与公主平日的仪仗侍从一起，护送公主往宜春苑。

树疏啼鸟远，水静落花深，宜春苑还是旧时模样，新莺掠过柳梢头，千树杨花满路飞。但这喧嚣春色却点不燃公主眸中一点微光，她独立于苑中赤阑桥头，漫视足下一渠春水，长久地保持静止的姿态，任影飘池里，花落衫中。

正午时，她转身看我，道：“我们回去吧。”

归途并不太顺畅。行至繁台街时，前方有人聚集喧哗，周遭路人多驻足围观，以至道路堵塞，虽侍从连声呵道，车马仍不能行。

邓保吉已复勾当皇城司之职，今日也随侍而行，见状立即引马过去查看。须臾，邓保吉回来，朝公主禀道：“是一群落第举子围住了欧阳内翰^①，出言诋斥，不许他走。”

听了这话，公主褰帘，与我对视一眼，大概也明白了此间状况。

这年正月，今上命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做本届贡举的主考官。近年来，太学子爱写险怪奇涩的文章，引来学者效仿，乃至在国中成一时风尚，号为“太学体”。据说欧阳修很厌恶这种文风，决意痛加裁抑，批阅试卷时，若见“太学体”，一概弃黜。所以，礼部贡院省试结果一出，举世皆惊，之前时人推誉者皆不在中选之列。而今廷试已毕，考官选取的进士名单已上呈皇帝，最后结果明日将在宫中唱名宣布，欧阳修已解除锁院状态，现在应是刚散朝回来，那些落第举子可能算好了时间，故意候在这里刁难他。

“怀吉。”公主吩咐我，“你去看看。”

我答应，即刻策马赶去。

此时欧阳修已被举子重重围住，虽有几名随从及街卒逻吏护卫，无奈闹事的举子人数众多，都竭力上前想靠近他。随从卫卒只能环聚于他所骑朝马周围，尽量不让举子碰触到他。

举子有的怒发冲冠，有的目意轻蔑，有的含笑嘲讽，正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得热闹：

“太学体既无骈文刻板堆砌之感，又不平铺直叙，流于平淡，遣词用句皆有新意，足可体现士子才思，有何不妥？如此文风，举世推崇，却为何独不容于内翰？”

“贡举是为天子选可用之才士，不是任你欧阳内翰挑门生，你岂可因一人好恶而弃黜世人公认的太学才俊？”

① 内翰是对翰林学士的尊称。

“听说，欧阳内翰在锁院期间常与其余几位考官王珪、梅挚、韩绛、范镇吟诗作乐，再加上小试官梅尧臣，唱和之下作的诗都够出一本集子了。如此耽于酬唱，我们的试卷可又稍加考校，仔细看了么？”

“据说几位考官酬唱之时佳句频出呀。欧阳内翰你曾形容考场情景‘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而梅圣俞如此描述贡院景象：‘万蚁战时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啧啧，你们以五星自比，而以我辈为蚕蚁，足可见试官谦德！”

.....

此类话语此起彼伏，而欧阳修始终保持缄默，勒马而立，并不回应。

少顷，又有一人开始质疑他的学问：“礼部试中，内翰你出的题目是‘通其变而使民不倦’，这倒奇了，我怎么记得，《易传》里这句话原文是‘通其变使民不倦’呢？”

此言甫出，便有人接话：“这何足为奇，如今谁不知道，‘试官偏爱外生而’呀！哈哈……”

周遭举子闻之皆笑，欧阳修神态尚算镇定，但面色也不禁微微一变。

欧阳修确实喜欢在文中用“而”字。他曾应人所托，作了一篇《相州画锦堂记》，其中有一句是：“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写罢寄出，其后推敲之下又觉不妥，便派人快马追回原稿，修改后再送上。来人阅了改稿，发现他只是将以上那句改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

当然，此刻举子提这个并非意在讨论他在文字上的偏好，而只是借“外生而”的谐音，暗示他私通外甥女的传言。

这一语立即把举子的兴趣引到了他闺闱事上，有人笑问张氏近况，有人开始吟唱那首《望江南》，然后，欧阳修正前方一位褐衣士人拔高声音，唱起了一阕《醉蓬莱》：“见羞容敛翠，嫩脸匀红，素腰袅娜。红药栏边，恼不教伊过。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强整罗裙，偷回眼波，佯行佯坐。更问假如，事还成后，乱了云鬓，被娘猜破……”

这词语意丑秽，描写男女偷情之事，而那褐衣人一壁唱着，一壁引臂跷手，做女儿娇羞推脱状，越发引得众人谑笑。而唱到后面，有好几人扬声相和，看来这词并非此时新作，应是传唱了一段时日的。

“这词也是欧阳内翰填的？”围观者中有人问。

褐衣人停下来，笑道：“若非‘天赋与轻狂’，谁能解词中境界，长是为花忙？”

“天赋与轻狂”与“长是为花忙”是欧阳修另一阕《望江南》中的词句。听

这人言下之意，竟是指适才唱的那首艳词也出自欧阳修之手。

欧阳修两眉微蹙，但一时也未出言驳斥。众人笑声益炽，我正思量着如何为欧阳内翰解围，却有一青衫士人先站了出来。

此人二十上下，身材颀长，眉疏目朗，面容清瘦。唇角向右微挑，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他走到褐衣人身边，问道：“阁下可是铅山刘几？”

铅山刘几，这名字我也曾听过，在礼部省试之前，他作为擅长太学体的优异生徒，被视为状元热门人选，而考试之后，世人如此惊讶，有一半也是因为看到他的落榜。

褐衣人也不掩饰，扬了扬下颌，傲然笑道：“正是区区。”

“失敬失敬。”那青衫士人含笑施礼，缓缓又道，“刘兄这一阕《醉蓬莱》词意旖旎，柔媚婉转，堪称花间佳作，足以流芳后世，又何必将此词归于欧阳内翰名下，令他人掠美呢？”

刘几颇为疑惑地上下打量他，正欲作答，却又被那人出言止住：“此词在下看来，已臻完美，但刘兄一向谦逊，这几日仍反复推敲，多次问人意见，不巧问及我同年好友，这位同年又拿来问我，我拜读之下大为叹服，珠玉在前，自不敢再妄改一字……”

刘几闻言倒没反驳，只是冷笑而已，想必这《醉蓬莱》如那士人所指，是出自刘几笔下，故意令人误会是欧阳修写自己情事的。

见刘几无语，那士人又悠悠走至适才质疑欧阳修写错试题的人跟前，道：“贡举试题，虽每句皆须有出处，但并非每次都要按原文列出，一字不差。在‘通其变使民不倦’中加个‘而’字，意义未改，但诵读之下语气更为舒缓，抑扬顿挫，更能体现诗赋音律之美，有何不可？”

略等一瞬，不闻听者分辨，他又转视周围士人，朗声道：“昔西昆鼻祖李义山诗文誉满天下，一日拜谒白乐天，谈论文体诗风，颇有自矜之色。其间问及白乐天奇思妙喻从何而来，乐天答道：‘某作诗为文不求奇思，唯望其辞质而径——质朴通俗，浅显易懂，令人一目了然；其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让闻者深诚；其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使采之者传信；其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义山闻之，惭愧而退。而如今，自五代以来，文教衰落，风俗靡靡。圣上慨然太息，欲澄清弊端源头，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为此晓谕天下，而士人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每每雕琢语句，为文奇涩，读或不能成句。连通顺直切尚不能做到，更遑论其他？西昆余风未殄，太学新弊复作。欧阳内翰亲执文柄，决意一改考场弊端，必得天下之奇士以供天子擢用，此乃恭承王命，顺应帝

意之举，又何罪之有？”

刘几此刻嗤笑，侧目反诘道：“兄台处处为欧阳内翰辩解，想必也是他所招的‘天下奇士’中的一位了。不知明日唱名，位在几甲？”

那青衫士人笑而应道：“省试之前，我居于僻远之地，此番应举，是首次进京。乡野之人，消息闭塞，欧阳内翰欲革太学之弊，我也是省试之后才知道，考试时用的是一贯文风，并未曲意迎合，与欧阳内翰更是素昧平生，今日偶经此地，才得一睹内翰真容，而举子人数众多，内翰更不会知我姓甚名谁。省试时我与诸位兄台一样，试卷经弥封糊名及誊录，无从作弊。虽勉强获礼部奏名，参加了廷试，但对明日唱名结果亦无把握，或与诸位兄台一样落榜，亦未可知。”

【贰】文法

大概这“落榜”二字正中落第举子痛处，他们皆对那青衫士人怒目而视，其中有人不惮以恶意猜测他目的：“若你们此前素昧平生，那现在你主动为考官辩护，必是想讨好他，相与结交，求他让你高中了！”

青衫士人摆首道：“唱名放榜虽在明日，但如今进士名次已定，岂会再更改？我若有心结交内翰，早在贡院锁试之前便上门拜谒，又岂会等到现在？”

众举子哪里肯听他解释，纷纷道：“谁知你此前有没有上门拜谒过他？”

“若是作弊明显得尽人皆知，那就不叫作弊了。”

“纵然你们此前不曾来往，日后若同朝为官，必定也会结为朋党。”

举子们越说越激动，竟转而围攻那青衫士人，开始对他推推攘攘。

我见势不妙，立即扬起马鞭，“霍”地挥下，重重击打在路边的杨树上，朗声喝道：“住手！”

举子们闻声一愣，都停下来，侧首看我。

我环顾他们，道：“君子无所争，其争也君子。诸位皆是读书人，却在这里诋斥师长，围攻同年，岂非有辱斯文？”

他们都诧异地上下打量着我，估计是在猜测我的身份，一时无人回应，于是我继续说：“子曰：‘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而今诸位鬻聚喧哗于街市，难称操行恭谦；公然出言诋斥师长，对尊者更有失敬礼。诸位应举，无非意在日后出仕，辅佐君王，为民求福祉。但若现在连‘行己也恭，事上也敬’也做不到，将来何谈‘养民也惠，使民也义’？”

有一人反驳道：“事上也敬之‘上’，是指君王、圣上，你岂可以考官代之？”

我答道：“考官是考生之师，而师与天地君亲同列，应受天下士子尊崇。若不尊师，其为人亦难孝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若不懂尊师孝悌之道，那离犯上作乱也不远了。”

这时刘几一声冷笑，走至我马前，道：“先生衣冠，似属宫中物？”

我欠身道：“在下的确任职于宫中。”

刘几斜睨我，道：“中贵人引经据典，在下佩服。不过，我也想到一句圣人的话，用来形容中贵人，倒十分贴切。”

我知道他不会有好话，但还是颌首：“愿闻其详。”

他骤然振臂指我，厉声道：“巧言令色，鲜矣仁。”

不待我有所反应，他又连声道：“你这样的阉宦，平时奴颜媚骨惯了，满口说着讨主子欢喜的话，内则邀宠于君王，外则献媚于大臣，为求私利，毫无气节，居然还敢引用圣人语言来指责天下士人！”

他周围的举子旋即附和，都掉转矛头指向我：

“黄门内侍也敢妄读圣人经书？”

“小小阉宦，读书意欲何为？莫不是想蠹政害物？”

“前代内臣，恃恩恣横，我等还道国朝引以为戒，不会有如此祸事，但你这小黄门今日已敢攻击士子，将来涉政殃民也可想而知了。”

“汉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其亡国之祸，皆始于宦官。我朝太宗皇帝有明训，不许宦官预政事。贡举选材擢用，亦是政事一种，而你公然非议应科举子，已是干政，为防微杜渐，现将你就地诛杀亦不为过！”

他们相继迫近，步步紧逼。我不觉引马退后，面对如潮的斥责声，我头晕耳鸣，脸颊灼热，难以抑止的羞耻感与身上的冷汗一样，一层层自内渗了出来。

忽然，有人在我身后不远处扬声喝道：“邓都知，把这些犯上作乱的家伙统统抓起来！”

那是公主的声音。我惊讶回首，发现她已从车中下来，不知何时走到我身后，没有侍女羽扇遮挡，只戴着个帏帽蔽住了面容。

跟着她过来的邓保吉领命，引臂一挥，守候于不远处的皇城司侍卫立即跃马赶来。数十骑兵过处烟尘滚滚，马嘶犬吠，行人惊呼，一阵短暂的喧嚣之后，率众闹事的十来名举子已被押跪在地上。

刘几等人不服，跪着拼命挣扎，愤愤道：“我们只是想向考官讨个说法，怎能说是犯上作乱？”

公主一指我，道：“你们冒犯了他就是冒犯了我，冒犯了我就是冒犯了我爹

爹，冒犯了我爹爹就是犯上作乱！”

刘几一愣，问：“你是谁？”

这时邓保吉从旁解释：“这是福康公主。”

欧阳修听见，立即下马过来施礼，周遭百姓听了也陆续下拜，闹事的举子大多缄默不语，只有刘几还在含怒质问：“今上礼眷文士，从不滥加刑罚，而今公主为私怨泄愤，如此折辱我等，既有违君父教诲，更有悖君子仁恕之道！”

公主笑道：“我不是君子，是女子，就是你们圣人说，和你们一样很难养的女子。”

刘几还欲争辩，公主杏目一瞪，先就压制道：“再说废话，我立即让他们把你押到大理寺问罪！”

刘几怒而低首，再不说话。

我见状欲出言劝解，但刚开口，就被公主止住：“你呀，什么都别说了……刚才还费那么大力气跟他们讲道理，没用吧？还不如我以直报怨来得干净利落……这些人，书越读得多就越刁钻，若你的道理讲得通，他们也不会去围攻欧阳内翰了……”

她的话还未说完，却闻马蹄声又起，我们放眼看去，见是一匹适才未系牢的马突然发力狂奔，跑得极猛，一脚踩死了一只卧于街道上的黄狗。

欧阳修见了，若有所思，随即上前朝公主一揖，道：“请公主允许臣对众举子说几句话。”

公主颌首答应，欧阳修遂转朝众举子，手指那条适才被逃跑的马踩死的狗，道：“刚才的情景，各位贤俊应该都已看见。各位既有心借贡举出仕，将来便很可能会入馆阁修书治史。修但请各位试书此事，一言以概之。若贤俊用语比修的说法言简意赅、通顺直切，修明日便辞去翰苑之职，自请外放，再不预文教之事。”

众举子左右相顾，略有喜色。沉吟片刻，一人先开口回应：“有黄犬卧于道，马惊，奔逸而来，蹄而死之。”

欧阳修不动声色，很快另一人又给出第二种说法：“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

欧阳修仍不语，转顾其余人，于是又有人说：“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

欧阳修浅笑道：“若这样修史，万卷难尽一朝之事。”

刘几闻言，扬声说出了自己的答案：“赤骝逸，逾通衢，卧犬殂。”

此言甫出，便有人嗤笑出声，循声望去，见是刚才那位青衫士人。

刘几怒道：“我这话很可笑么？”

青衫士人含笑欠身：“哪里。我只是乍闻太学体佳句，喜不自禁，不慎形之于色罢了。”

刘几“哼”了一声，道：“想必兄台另有佳句，在下洗耳恭听。”

青衫士人道：“欧阳内翰早已胸有成竹，我自不敢班门弄斧，还是请内翰指教吧。”

欧阳修再问周围士人可还另有说法，而那些人大概见刘几都已说过了，便不再多言，都道请内翰指教。

于是，欧阳修徐徐说出了自己的答案：“逸马杀犬于道。”

六字言简意赅，颇类太史公笔法。在一瞬的静默后，公主先开口道好，围观的人群中也逐渐响起一片拊掌喝彩之声。

欧阳修再转朝刘几，和言道：“出仕入朝，无论任馆职还是做言官，无论修史还是写章疏，都应谨记‘文从字顺’四字，行文须简而有法、流畅自然，既不要浮靡雕琢，也不应怪僻晦涩。质朴晓畅，方能准确达意，让人易于理解。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最重要的是，要言之有物，言之有道。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道理说清楚了，不须着意雕刻，便自有文采辉光。”

刘几默然，似有所动，垂目沉吟，也不再争论。其余举子亦如是，都怔怔的，似乎还在想欧阳修所说的一席话。

欧阳修又代举子向公主求情，请公主放了他们，公主虽不悦，却还是依言命皇城司侍卫放人。

待闹事举子相继退去后，公主问欧阳修：“他们如此冒犯你，怎能不稍加惩戒？”

欧阳修道：“治民以刑罚，虽能使民知有畏，但其心无所感化，于君国无益，不若晓之以理，齐之以礼，道之以德，令其感而自化。”

公主道：“虽如此，但此番内翰得罪的举子太多，未必个个都能受内翰感化，只怕还会有人伺机生事。我还是拨一些侍卫护送你回家吧。”

欧阳修施礼拜谢，公主微笑道：“内翰无须多礼。若真要谢我，以后就少写些诗文吧。”

见欧阳修不解，我遂于一旁含笑解释今上要公主背诵他大作之事，欧阳修顿悟，不由得解颐，向公主欠身道歉。

公主连连摆手，笑道：“我是说笑的。朝中这么多大臣，我最爱看的还是内翰你的诗词文章。”

待送走欧阳修，公主上车后，我忽又想起那位青衫士人，立马四顾，见他展袖阔步，已走至数丈之外，忙策马追去。待驰至他身边，我下马，拱手道：“秀

才妙论，在下深感佩服。秀才尊讳，可否告知在下？”

那士人微笑还礼，道：“学生眉山苏轼。”

我亦告诉了他我的姓名，再道：“我尚有一事，想请教苏秀才：适才你所说李义山拜谒白乐天之事，出处为何？”

苏轼大笑，大袖一挥：“何须出处！”

原来果真是他杜撰的。我未免一笑。

“千百士子在侧，竟只有你一人质疑，足见先生高才。”他笑道，又稍作解释，“论事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所用，何况亦真亦假的典故乎！”

【叁】册礼

回到宫中，公主先就在父亲面前告了落第举子一状，把他们围攻欧阳修之事说了，也叙述了欧阳修出题经过，只是略去她威胁刘几等人一节不提。邓都知闻后与我相顾而笑，但也都未多嘴补充这点。

今上获悉欧阳修之事，不由得叹息：“这些落第士人忒也嚣张了。攻击考官，这并不是第一出。据说欧阳修前日刚从贡院回到家里，便有人从墙外扔了一卷文书到他家院中，他拾起一看，发现竟是一篇《祭欧阳修文》……”

公主扬眉道：“这等闹事的举子，不如抓一个来，杀一儆百，至少，也打断他一条腿，或关他个一年半载的，估计他们就老实了。”

“如此，他们更会口诛笔伐，连朝中大臣也会帮腔，把你爹爹形容成欲钳人口舌、焚书坑儒的暴君。”今上笑而摆首，谆谆教导，“女儿呀，这世上有两种东西万万碰不得，见了也要绕道走，一种是马蜂窝，另一种，就是扎堆的读书人。”

公主瞬目想想，忽地笑弯了腰：“真是呢，今日欧阳学士的模样，可不就像是捅了马蜂窝么！”

笑过之后，她也没忘为欧阳修说话：“欧阳学士此番得罪之人太多，明日唱名，又有一批参加了殿试的举子会落榜，难保这类事日后不会重演。爹爹总得想个法子，别让他再被马蜂蜇呀！”

今上思忖着，微笑：“嗯，我一直在想。”

次日唱名，我们才发现，他为保护欧阳修，做了一个多么非同寻常的决定：这年凡参加殿试者皆赐进士及第，不落一人。

因此，数百人名字一个个唱出，令这次唱名仪式显得尤为漫长。太清楼上的宫眷看得兴味索然，好几位打着哈欠，低声抱怨说站得太累，而且，今年状元容貌并不怎么出色。

本届状元是建安章衡，他年约三十，老成庄重，但论容止风度，自然远不及昔日冯京。

就公主与我而言，唱名中亦有意想不到的亮点：进士第二人，是前一日曾为欧阳修辩护的那位青衫士人——眉山苏轼。

公主看来对他也颇有好感，所以在众进士于太清楼前拜谢皇后时，她特意命人多赐块饼角子给他。

皇后见状问：“徽柔也听过苏轼文名么？”

公主说没有，也许一时也不好细说前因，便很简单地找了个理由：“我瞧他顺眼。”

这一语立即引来宫人笑，她也懒得辩解，心中无所私，神色倒相当坦然。

皇后含笑，亦顾苏轼，道：“这苏轼才思敏妙，文风跟欧阳学士有相似处。他有个弟弟，名叫苏辙，今日也是一同中举了的。如今兄弟俩在京城已颇有声名，你爹爹前几日看过他们的殿试文章后喜不自禁，特意跟我说：‘欧阳修果然慧眼识人，本届贡举选出了不少文章才学之士，其中有一双兄弟，名叫苏轼、苏辙的，皆为宰执之材，苏轼文章更为可喜。只是我年事已高，也许用不上这二位相材了，不过把他们留给后人，也不错呢。’”

公主奇道：“爹爹既如此喜欢，为何却不点苏轼做状元？”

皇后道：“这我也不知道，回头你自己向你爹爹打听吧。”

后来，公主果真问今上此事，今上笑叹：“这事说起来竟是个误会。殿试的试卷由考官先阅，再按考官建议的名次呈上来给我审批。起初欧阳修批阅殿试文章，见了苏轼文章大为赞赏，有意定他为第一人，但那时试卷糊名，他不知道作者是谁，又觉此人文风正好是自己喜欢的那一类，担心这篇文章是出自他的门生曾巩笔下，若点为状元，恐日后惹人非议，便抑为第二，另取了章衡的文章排在第一。我阅卷时，虽觉第二人的文章好过第一人，但转念想，欧阳学士既这样定，必有他的道理，若非有大不妥，还是尊重他的意见吧。所以，最后还是按欧阳学士的建议定的名次，委屈苏轼做了榜眼。岂料唱名后，进士入殿谢恩，我见欧阳修盯着苏轼，一脸愕然，问他原因，他才低声告诉我此事，我们相顾无语，都颇感遗憾……”

国朝公主初封以二字美名，下降或新帝即位，推恩进秩之时改封以国名，礼遇俸禄皆有所增加。这年六月，今上晋封福康公主为兖国公主。这时的欧阳修是最受今上重用的翰林学士，继知贡举之后，今上又对他委以重任，命他兼礼部侍郎，率礼院诸博士，为公主册礼和婚礼拟订仪制。

之所以要重拟婚礼仪式，是因为今上欲以前所未有的盛大规模和庄重古礼嫁女儿，而公主册礼细节更是必须着重设计的，因此前国朝没有一位公主曾行过册礼。

故此，公主行册礼之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大臣批评，尤其是在今上晋封苗淑仪为贤妃，贤妃辞册礼，而今上从其所请之后。

翰林学士胡宿为此进言：“陛下即位以来，累曾晋封楚国、魏国二大长公主，都不曾行册礼，今施于兖国公主，是与大长公主相踰越。何况贤妃亦蒙殊典进秩，若不行册礼，母子之间一行一不行，礼意尤不相称。书于史册，后世将有讥议，必定会说陛下偏于近情，亏圣德之美。”

但这一次，今上并未接纳他的谏言，仍命筹备公主册礼，毫不掩饰地把他对女儿的偏爱明示于天下。

很快到了七月丁酉，兖国公主受册这天。

按制订的新仪，是百官拜表称贺于文德殿，户部侍郎、参知政事王尧臣与枢密副使、礼部侍郎田况任册使，自文德殿奉册印至内东门，此前由任内给事的人内都知前往仪凤阁，请公主服首饰、褙翟之衣，册使再于内东门宣布奉制授公主册印，内给事再奉册印入内，捧册印跪授公主，公主拜谢受册印，升位受内命妇贺，然后前往帝后殿中拜谢父母。

那日宫中内命妇早早地来到了仪凤阁外，依次排列好，等候公主出来，于庭中受册印，内都知也准时来到阁中，宣请公主服首饰、褙翟，而之后公主久久未现身，都知诧异之下又扬声再请两遍，却也未见她有何反应。

苗贤妃在庭中统领内命妇，不便擅离，遂目示我，让我进去看看。

我入内之前先问了公主门边侍立的侍女，她们说公主早已梳妆好，但不知为何，又懒懒地躺下，也不肯着礼衣钗冠。

公主穿着衬褙翟的素纱中单，侧身朝内躺在床上，发髻由司饰精心梳过，倒仍是一丝不乱。

我过去轻声唤她，她也没有转身，只是闷闷地说：“我不想行册礼，你出去跟他们说，让他们散了吧。”

我自然未从命，道：“公主欲免册礼，之前便应力辞。而今诸臣及命妇皆已就位，公主闭门不出，是失礼之举。”

“你道我之前没有力辞过么？是爹爹怎么都不同意。”她侧首看我，两眸黯无神采，“我就是不想出去，你让他们走，我不管了，大不了，回头你帮我写个谢罪的章疏交给爹爹。”

我微笑道：“臣只是伺候公主起居的内侍，草拟章疏不在微臣职责之中。”

“咦？你不是曾请我迁你为翰林学士么？”公主起身，对我敛衽做万福状，

道，“烦请梁内翰为本位草拟一篇谢罪表。”

我就着她话头应对：“公主诏命于理不合，臣不敢代拟表章，谨封还词头，望公主恕罪。”

她拊掌笑：“你连朝中大臣那点臭脾气都学会了！”

我但笑不语。她犹不死心，忽然又道：“你不是说，为我捉刀代笔写字作文都是快乐的么？你还说，你愿意为我做所有我想让你做的事……”

自那天晚上跟她说出这些话后，我们的关系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似比以前更亲近，但彼此又都默契地不再去讨论这事，这是她首次提及当日我的言语。随着这话重现，雨夜中两人相依的暖意好似春风拂过我心头，那恬淡的喜悦如酒一般令人微醺，幸而，我残存的理智尚能提醒我拒绝她的诱导。

“哦？臣这样说过么？”我若无其事地反问。

“当然，你当然说过！”她立即肯定。

我薄露笑意：“臣何时说的呢？”

“那天晚上，下着雨，我在哭，后来你进来……”她微怔，大概意识到了什么，便住口不说了，莹洁如细瓷的面上有一层绯色隐隐透出。

我故意忽略了她的异样，轻描淡写地说：“是么？臣不记得了。”

然后转首唤来门边的笑靥儿和嘉庆子，吩咐道：“服侍公主更衣。”

“我说了要更衣么？”公主不满地顶我这一句。

我含笑应道：“兖国公主册文是欧阳内翰写的，臣猜公主一定会有兴趣出去听听。”

“总不过是一些溢美之词罢了，有什么好听的呢？”公主叹了口气，虽这样说，却还是任侍女将她扶到梳妆台边，戴上九翟四凤冠，饰以九株首饰花，再穿上大袖连裳的深青褙翟，系白玉双佩，加纯朱双大绶……

终于将那层层隆重的服饰披戴上身，她对镜自顾，忽然朝镜中身后的我笑了：“瞧我这样子，像不像七夕那天任人摆布的磨喝乐？”

我无言以对。

她转身正视我，以平静的语气说出一句令人感伤的话：“他们也把我当泥偶，包装成一个花花绿绿的大礼物，然后，就该拿去送给那傻兔子了。”

【肆】出降

嘉祐二年八月戊申，兖国公主出降。那日凌晨，秋和亲自为她化盛妆，以螺子黛画出倒晕眉，将金缕翠钿贴在她两侧笑靥处，两弯月牙真珠钿饰鬓角，颊

抹斜红，额绘鹅黄，一笔笔勾勒好了，再在两眉间加一朵精心顶成的云母南珠花子。加上戴九翟四凤冠和金箔点鬓的时间，仅头部的装饰，就花费了两个时辰，这其中，也有不少的时间是用来掩饰公主眼周异样的痕迹。

而公主很配合地坐着一动不动，直到严妆之后穿好褙翟，系上金革带和绶玉环，目光才越过侍女宫人搜寻到我，问：“好看么？”

无懈可击的妆容美轮美奂，只是那沉重钗冠和多层礼衣束缚得她举步维艰，姿势僵硬，使她成了我此生所见最华丽的磨喝乐。

好看么？我还是对她笑，说：“当然。”

欧阳修与礼院诸博士拟订的公主婚仪颇循古制，令驸马家用雁、币、玉、马等物，陈于内东门外，再由入内侍送入禁中。清晨驸马李玮乘马而来，至东华门内下马，礼直官引其入内，立于内东门外，躬身西向，以待公主。

公主先往福宁殿拜别父亲。今上自己兀自悄然拭泪，却还是微笑着连声劝公主：“别哭别哭，秋和今儿给你化的妆很美，可别哭坏了。”

此时公主的卤簿、仪仗已陈于内东门外。从福宁殿出来后，公主在数百宫人簇拥下，缓缓来到内东门，升厌翟车。

厌翟车驾赤骝六匹，车厢是赤红色，饰以次翟羽，御尘的布幔幃衣是紫色，垂红丝络网、红罗画络带、夹幔锦帷。车厢内外有金饰，间以五彩，两壁有纱窗，四面雕有云凤、孔雀，刻镂龟文，顶轮上立着一只金凤，横轭上则立凤八只。车内设红褥座位，有螭首香匳，设香炉、香宝。整个车身金碧辉煌，精致得像个精雕细琢的首饰盒。

美丽的磨喝乐在左右侍女搀扶下进入这个首饰盒，门帘随即垂下，完成了礼物的最后包装。

俟公主升车，李玮再拜，先引马还第。待吉时到，公主车驾启行。仪仗行幕最前方，有街道司兵数十人，各执扫具和镀金银水桶，前导洒注，称为“水路”。其后是两列着紫衫，戴卷脚幞头的侍者，担抬着公主那数百箱嫁妆。之后跟着的，是数十名乘马的宫嫔，皆着红罗销金袍帔，戴真珠钗插、簇罗头面，两两并行于道路左右导扇舆，这一行列名为“短檐”。再往后，便是数十名陪嫁随侍的宫人内侍和公主及后妃车马。

公主厌翟车前后用红罗销金掌扇遮簇，方扇四面，圆扇四面，引障花十枝，烛笼二十盏，行障、坐障各一。皇后乘九龙檐子亲送公主，苗贤妃与宫中有品阶的内命妇亦乘宫车紧随其后。车马队列浩浩荡荡，绵延数里，一路行去，京中人潮涌动，观者如堵。

此前我亦获推恩进秩，阶官升至内侍殿头，帝后商议后决定，给予我一个